



悬念×少年×成长
文化冒险×荡气回肠

邹凡凡“画谜”系列
Ziland

邹凡凡 著

黄梨木花棋盘

开启都市寻宝之旅，
来一次跨越千年的心灵沟通。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Ziland 邹凡凡“奇域”系列

黄梨
花棋
盘

©邹凡凡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花梨棋盘/邹凡凡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9

(邹凡凡“奇域”系列)

ISBN 978-7-5597-0301-9

I. ①黄… II. ①邹…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4746 号

邹凡凡“奇域”系列

黄花梨棋盘

HUANGHUALI QIPAN

邹凡凡/著

责任编辑 孙玉虎

装帧设计 半勺月

插图绘制 Cathyinaba

责任校对 马璟琳

责任印制 姬江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6.5 插页 1

字数 119000

印数 1—20000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7-0301-9

定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084	068	051	034	018	003	001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引子
术士·科学家	悠悠往事	棋逢对手	江南	古老的诅咒	『二一添五』跟踪事件	



列 秀 奇 域 九 名 邹

192 190 175 160 146 131 116 099

第七章

高手云集

第八章

最长的一盘棋

第九章

晴雨阁

第十章

故纸堆

第十一章

最后一个谜语

第十二章

结束·开始

尾声

附录

用年轻的方式讲述古老以通往未来

——邹凡凡答编辑问



开业大吉！夏掌柜欢迎各位光临“奇域”。

“奇域”是间小小的网上古董旧货店，它所出售的物件大多是德高望重的夏掌柜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辛苦淘回来的：

一块雕有五趾龙和云朵图案的瓦当，
一只装饰着天蓝条纹的乳白玻璃花瓶，
一套带有纹章、微微褪色的银餐具，
一块嵌有少女小像的怀表，
一盒脱落了兩顶头盔的玩具骑兵，

.....



它们或许并不名贵，但握一件在手中，就是握住一个故事、一缕记忆、一段情感——它带着你进入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带你进入“奇域”，遭遇一次奇遇。

犹如很遥远处，那些已经消失的星星，所传来的一点光。

个别物件对于掌柜有特殊意义，因此无法出手，但掌柜很乐意告诉你它们之所以特殊的原因。

“奇域”不是夏掌柜一个人的店，如果你也有上了年纪的物件与大家分享，欢迎联系掌柜（点击右上角“夏”字图标即可）。

本店同时提供古董旧货修复服务，由于本掌柜仍处于努力提高技艺的阶段，所以该项服务完全免费。

那么现在，选择物件种类（按照材质划分的“玻璃类”“木器类”“金属类”“布纸类”，按照年代划分的“比较古”“只是旧”，或者按照地区划分的“中”“外”），开始你的“奇域”之旅吧！

写完这段介绍，“德高望重”的夏掌柜，也就是十四岁的夏小蝉，从头到尾检查了两遍，这才满意地舒了一口气，合上电脑睡觉去了。

漫漫暑假这才刚开始呢。



“二一添五”跟踪事件

(一)

夏小蝉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去小蝉家，先要经过一条热闹的林荫路，夏日葱茏的梧桐树下人来人往，继续往前进入居住区就安静多了，细细的支巷，更细的支巷的支巷，大多是些封闭的胡同，面对面排列着普普通通的住家房子。小蝉家在“二一添五”胡同19号，亮灰墙撑着白色斜屋顶。

那天小蝉游完泳回来，知了在头顶火辣辣地叫，她忍不住在林荫路一家冰激凌铺子



买了只绕得很高的甜筒。

铺子是开放式的，没有门，只有高高的柜台，小蝉喜滋滋地伸手从柜台里接过甜筒，刚转身便撞上一位大叔，小蝉和大叔同时“哎哟”了一声。

甜筒以外的尖角部分全擦到大叔暗红色的格子衬衫上去了，冰激凌平白少掉一半，小蝉很心疼。

那位大叔满头不受控制的自来卷头发，想必原本是沿着林荫路走的，但走得很靠里，擦着一溜儿店，而且显然心不在焉到丝毫没看见小蝉的地步。

虽然心疼，小蝉仍然很有礼貌地一边抽纸巾一边说：“不好意思，把您衣服弄脏了。”

可是大叔显得很慌张，像要赶火车，一双眼睛完全不落在小蝉身上，只是往店外看，他连连摆手说“没事没事”，然后一溜烟蹿了出去，连衣服都不擦——因为大叔很瘦，胳膊腿儿特别细长，小蝉的感觉就是一只烫了头的暗红色大蜘蛛急急忙忙蹿出去了。

等小蝉收好纸巾出来，远远看见大叔已经蹿到数十米外的“哈哈乐面馆”去了，长手长腿贴在面馆门上却不进去，足足贴了半分钟才继续往前走。

“怪人真多！”小蝉想。吃着剩下的甜筒，走进隔壁美术用品店，她在寻找一些特殊的颜料，以便天衣无缝地修补那些缺损的旧物。



黄花梨棋盘

夏小蝉怎么也没想到还会再见到这位大叔。

第二天下午，小蝉从博物馆听完“中国古画透视手法”讲座回来，走到林荫路尽头，只要左拐进入算盘巷，再往前五十米进入二一添五胡同就到家了，可就在这时，天色一暗，顷刻下起暴雨来。

雨筋般粗大的雨柱奔腾而下，天地间一片轰隆隆雾腾腾，满街行人都消失了，只隐约飘浮着些小孩子欢快的叫喊声。

这样的雨不会长，关键小蝉背包里还有张带去博物馆请老师傅品鉴的“古画”，据师傅鉴定的确有一百年历史，在小蝉的收藏中算老的，虽然有塑料皮蒙着也怕淋坏了，所以小蝉当机立断，跑进算盘巷口的小公园，躲到给孩子们攀爬的大木船船舱中避雨。

天黑得跟末日似的，突然，“噼啪”一道长长的闪电划过天空，小蝉看见游戏场另一头的大滑梯下边蹲着一个人！

虽然换了件衣服，从暗红格子变成斑马条纹，满头的自来卷也被打湿了贴在脑袋上，可那细长细长的样子，分明就是昨天的蜘蛛大叔！

若说这一片的住户，或多或少都有点眼熟，这位陌生大叔蹲在公园里干什么呢？

十分钟后，雨停了，不知藏在哪里的小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拥出来蹚水，一个个快活极了。

小蝉这才抱着背包从船舱出来，眼角瞥见大叔有点狼狽



地站起来，拿块大手帕使劲儿擦头发。走远点回头看，大叔还在，呆呆站立在滑梯旁。

再往后小蝉就拐进二一添五了。

等小蝉第三次看见蜘蛛大叔的时候，她开始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了。

那是大暴雨之后两天，小蝉去林荫路寄快递。包裹里精心塞满泡泡纸，保护着“奇域”卖出的第一件货物——木雕面具。

面具是小蝉寒假里与爸爸妈妈去印度尼西亚旅行时在旧货市场淘到的，与摊主的攀谈中小蝉得知：当地古老的土著部落直到最近仍保留着生病找巫医的习俗，巫医会戴上这种面具又唱又跳。

小蝉淘到的这个面具嘴角一个朝上一个朝下，不知是哭是笑。上面的漆原本七零八落，被小蝉补好了，还不能涂成光亮亮很新的样子，要修旧如旧，里边学问可大着呢。

寄快递的人很多，一直排到门外，小蝉站在队伍末尾，注视着里边忙碌的身影。

这时小蝉看到面前玻璃门上反射出一个细长的人影，在她背后侧身站着的，不是别人，仍是——

蜘蛛大叔！

这么巧！小蝉想着，转过身来。咦？大叔今天还戴副墨镜。

“您也来寄快递啊？”小蝉大声问。



黄花梨棋盘

可怜的大叔再次被惊到，“呃？”他说。

“我们见过，”小蝉说，“冰激凌，记得吗？您是刚搬到这一带吗？”

“不不不，我……”大叔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随后撒腿就跑，噔噔噔跑到一棵大梧桐树后边，一举摆脱了爱管闲事的夏小蝉的纠缠。

小蝉诧异地摸摸脑袋——啊，可能有些人就是这么羞涩吧。

队伍往前缩，小蝉跟着往前挪，把大叔的事抛在了脑后。

可是当天晚上……

小蝉放下手中厚厚的《中华失窃文物志》，揉揉眼睛一看钟，才发现已过11点，侧耳一听，连爸妈都睡了，这才赶紧起身把窗户外边的挡板摇下来准备休息。

刚摇一半，小蝉腾一下停住，哗啦蹲下来，只露两只眼睛在书桌上方，同时伸手轻轻关掉了桌上的台灯。

因为她再一次看见蜘蛛大叔（墨镜摘掉了），就在窗户下方的二一添五胡同里！

月光下，他还是那样贴着墙根走，像蜘蛛趴在网上，几乎快到小蝉家正对面了……

如同猫咪竖起全身的毛，两个阴森森的大字终于浮现在小蝉脑海中，“跟——踪——”

“神仙菩萨，我该不是被跟踪了吧？”小蝉想，“为什么



跟踪德高望重的我呢？因为木雕面具？可那面具还不到50块钱呀！我的全部宝贝加一块儿也不够大叔跟踪这么多天的人工费吧……”

大叔继续挪动，挪过小蝉家，停驻在那儿，一动不动，小蝉也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

不知过了多久，大叔又开始往相反方向也就是胡同口挪动。

“怎么，想走？”小蝉想，“你到底什么来头？来干什么？”眼见大叔快要挪出视线了，小蝉灵机一动，“那么，我何不来个——反跟踪？”

念头一出，小蝉立刻起身，鞋都顾不上换，蹑手蹑脚地下楼，掩上家门，又掩上院门，钻进胡同。刚走两步，嫌拖鞋的趿趿声碍事，赶紧脱下来提在手里，好在夏天的石板路，夜间也暖暖的。

大叔已经从二一添五胡同拐进算盘巷了，小蝉一路小跑跟了过去。

除了稀稀拉拉停靠路边的车辆，算盘巷两侧并无遮蔽，小蝉猫着腰，随时准备扑到最近的车后边藏好，就这样一直跟到了巷口。

大叔在巷口停下不走了。

小蝉只好一直缩在近旁的白车后边，有猫路过，好奇地看她两眼。

就在这时，小蝉突然感觉身旁有人，她吓得浑身一颤，



一颗心差点从嘴里扑出来，扭头一看，却是一怔，不知如何反应。

来人俯身拉住小蝉的手，轻声说：“跟我来。”

小蝉跌跌撞撞被拉进背后的小公园，二人一同躲在公园的灌木篱笆后边，通过灌木缝隙，仍然能看见大叔。

小蝉这才松了口气，小声问来人：“冯川，你怎么会在这儿？”

(二)

冯川是比夏小蝉高一个年级的学长，也是斜对面的邻居，住胡同顶头。

两年前冯川一家刚刚搬来二一添五，小蝉从二层自己房间的窗户往外望，看到巨型搬家卡车几乎挤满整条胡同，一对夫妇、一个大男孩还有一对一模一样的小男孩（显然是双胞胎）从卡车里跳出来，大男孩就是冯川。

当时小蝉就觉得有点儿怪，因为那对夫妇和那对双胞胎在路边或指手画脚或嬉戏打闹，唯有冯川和穿蓝色制服的工人们一道，不停地进进出出搬运东西。

没过多久，早饭桌上，夏妈说：“听说24号那个大孩子是孤儿，胖子钟先生只是他舅舅，钟先生本人是捣鼓药品的，类似绝命毒师。”



夏爸撕开一张葱油饼，叹口气说：“可怜的孩子。”

夏妈附和着：“可不是？可怜的孩子。没有爸妈的孩子最可怜，何况舅舅、舅妈也不像很面善的样子。听22号汤婆婆说，他们让外甥住在随随便便辟出来的加盖屋里，原来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夏爸一听就急了（他特爱着急）：“怎么这样啊？是不是人啊？那孩子比小蝉大不了多少啊！”

夏妈也悲愤地说：“就是！可是天下很多事，就像行星脱轨、大陆漂移一样，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后来小蝉发现冯川与自己同在皮中，校园里或上学途中遇到，未免多留意一点。他很沉默，或许是转校生的缘故，一向独来独往，从没见过他和同学扎堆。

平时他穿校服，周末则穿有点旧旧的衣服，尺寸都不太合适，或许是舅舅钟先生淘汰下来的，不是肥就是短，但不知为何即使是晃荡到可以再塞进一只毛熊的T恤，他穿起来也有种清朗的感觉。

皮中的风云人物，小蝉都听说过，冯川绝对不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学科竞赛获奖名单、晨会广播或这节那节五花八门的表演里，他不是运动会上一出场就围过去一堆女生的健将，不是学生会成员，不是校刊编辑，也不出现在任何社团里，当然他也不闹事、不出恶名，总之他是皮中最最普通不过的一个男同学，简直比夏小蝉还普通——



黄花梨棋盘

小蝉好歹还挺活跃的。

但是有一次，小蝉所在的书画社举办义卖，桌子上摆满惨不忍睹的国画、油画、水彩、书法、篆刻作品，光顾者屈指可数。小蝉和同时值班看摊的葛学姐大部分时间只是呆坐着，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

小蝉想起葛学姐与冯川同年级，便随口问了句：“老葛，你和冯川是一个班的吗？”

闻及此言，一向豪爽的葛学姐突然整张脸红成柿子色，好不容易才挤出两个字：“嗯嗯。”然后把柿子脸凑近小蝉，小声却斩钉截铁地说，“冯川，太帅了！”

小蝉疑惑道：“你们年级的四大帅哥不是……”

“冯川是不可以被归类的，”葛学姐打断她，“一看到他就觉得别的男生太咋呼、太幼稚！他超神秘的，落落寡合，只可远观不可褻玩的那种。”

“总之本班女生都觉得他很迷人。”葛学姐总结道，随后急急忙忙站起来招呼，“对油画感兴趣吗同学？看这幅《牧羊》多好，才38元，我们这儿的收入都直接捐到保护濒危动物协会去的！”

几天后，三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是邻里节，二一添五胡同的住户们轮流，每年聚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烧烤，这次是在汤婆婆家。

小蝉把一大盘玉米棒送给夏爸烤，转脸看见钟先生一家



进来了，带着双胞胎，却没有冯川。

钟太太身材挺拔，长得挺漂亮，但是面部线条特别严厉，尤其嘴部，一看到她就觉得自己满脸的肌肉都紧张起来，恨不得揉一揉。

与主人一番寒暄后，钟太太跑过来和夏妈一同边分发纸碟子，边对夏妈说：“一墙之隔，没想到汤婆婆的院子这么小，根本站不下满胡同的邻居啊！我还以为整条胡同的院子都差不多呢。”打量了一下又说，“房子也小，像个大蜗牛壳，难怪汤婆婆背都弯了。”

夏妈两条眉毛立刻皱起来了，说：“如果家里院子房子都特别大呢，不如让外甥住得舒服点。”

钟太太一愣，随即笑起来，然而脸上线条并没有柔和多少。她说：“我开玩笑呢！汤婆婆一个人住，要那么大房子干吗！”

停了停，她显出推心置腹的样子说：“可我们家人多啊。你看，你就一个孩子吧？我们得养三个呢！若不是菩萨心肠，谁愿意接下这么重的一个包袱呀！”

正说着，传来一片啪啦啦的声音，“双胞胎打起来啦！”有人喊。

混乱之中，小蝉的目光飘开去，飘过汤婆婆院墙边粉白的梨花，飘到隔壁房子的红屋顶上，她想：此时此刻，冯川在干什么呢？他寂寞吗？